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四 五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四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一百四

孔巢父從子戡戣戢　許孟容　呂元膺

劉栖楚　張宿　熊望　栢耆

孔巢父冀州人字弱翁父如珪海州司戶參軍以巢父贈工部郎中巢父早勤文史少時與韓準裴政李白張

叔明陶沔隱於徂來山時號竹溪六逸永王璘起兵江淮聞其賢以從事辟之巢父知其必敗側身潛遁由是知名廣德中李季卿為江淮宣撫使薦巢父授左衛兵曹參軍大歷初澤潞節度使李抱玉奏為賓幕累授監察御史轉殿中檢校庫部員外郎出授歸州刺史建中初涇原節度留後孟皞表巢父試秘書少監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尋拜汾州刺史入為諫議大夫出為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未行會普王為荆襄副元帥以巢父

為元帥府行軍司馬兼御史大夫尋屬涇師之難從德宗幸奉天還給事中河中陜華等州招討使累獻破賊之謀德宗甚賞之尋兼御史大夫充魏博宣慰使巢父博辯多智對田悅之衆陳逆順利害君臣之道士衆欣悚喜抃曰不圖今日復覩王化及就宴悅酒酣自矜其騎射之藝拳勇之畧因曰若蒙見用無堅不摧巢父謂之曰若如公言而不早歸國者但為一好賊耳悅曰為賊既曰好賊為臣當作功臣巢父曰國方有虞待子而

息悦起謝焉悦背叛日久其下猒亂且喜巢父之至數日田承嗣之子緒以失職怨望因人心之揺動遂構謀殺悦而與大將邢曹俊等稟命於巢父巢父因其衆意令田緒權知軍務以紓其難興元元年李懷光擁兵河中七月復以巢父兼御史大夫充宣慰使旣傳詔旨懷光以巢父嘗使魏博田悦死於帳下恐禍及又朔方蕃渾之衆數千皆在行列頗驕悖不肅閧罷懷光兵權時懷光素服待命巢父不止之衆咸忿恚咄嗟曰太尉盡

無官矣方宣詔讙譟懐光亦不禁止巢父守盈並遇害
上聞之震悼贈尚書左僕射仍詔收河中日備禮葬祭
賜其家布帛米粟甚厚仍授子正員官從子戡㦸戢戡
巢父兄岑父之子方嚴有家法重然諾尚忠義盧從史
鎮澤潞辟為書記從史寖驕與王承宗田緒陰相連結
欲效河朔事以固其位戡每秉筆至不軌之言極諫以
為不可從史怒戡歲餘謝病歸洛陽李吉甫鎮揚州召
為賔佐從史知之上疏論列請行貶逐憲宗不得已授

衛尉丞分司洛陽初貞元中藩帥誣奏從事者皆不驗理便行降黜及甚詔下給事中呂元膺執之上令中使慰喻元膺制書方下甚不調而卒贈駕部員外郎戣字君嚴登進士第鄭滑節度使盧羣辟為從事羣卒命戣權掌留務監軍使以氣凌之戣無所屈降入為侍御史累轉尚書郎元和初改諫議大夫侃然忠讜有諫臣體上疏論時政四條帝意嘉納六年十月内官劉希光受將軍孫璹賂二十萬貫以求方鎮事敗賜希光死時吐

突承璀以出軍無功諫官論列坐希光事出為淮南監軍使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知上待承璀意未衰欲投匭上疏論承璀有功希光無事久委心腹不宜遽棄烈為匭使得涉副章不受面詰責之涉乃進疏於光順門烈極論其與中官交結言甚激切詔貶涉為陜州司倉倖臣聞之側目人為危之烈高步公卿間以方嚴見憚俄兼太子侍讀遷吏部侍郎轉左丞九年信州刺史李位為州將韋岳讒譖於本使監軍高重謙言位結聚術士

以圖不軌追位至京師鞫於禁中戮奏曰刺史得罪合歸法司按問不合劾於内仗乃出付御史臺戮與三司訊鞫得其狀位好黄老道時修齋籙與山人王恭合錬藥物别無逆狀以岳誣告決殺貶位建州司馬時非戮論諫罪在不測人士稱之愈為中官所惡尋出為華州刺史潼關防禦等使入為大理卿改國子祭酒十二年嶺南節度使崔詠卒三軍請帥宰相奏擬皆不稱旨因入對上謂裴度曰嘗有上疏論南海進蚶菜者詞甚忠

正此人何在卿第求之度退訪之或曰祭酒孔戣嘗論此事度徵疏進之即日授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戣剛正清儉在南海請刺史俸料之外絶其取索先是帥南海者京師權要多託買南人為奴婢戣不受託至郡禁絶賣女口先是準詔禱南海神多令從事代祠戣每受詔自犯風波而往韓愈在潮州作詩以美之時桂管經畧使楊旻桂仲武裴行立等騷動生蠻以求功伐遂至嶺表累歲用兵唯戣以清儉為理不務邀

功交廣大理敬宗即位召為吏部侍郎長慶中或告戣
在南海時家人受賂上不之責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轉
尚書左丞累請老詔以禮部尚書致仕優詔褒美仍令
所司歲致羊酒如漢禮徵士故事長慶四年正月卒時
年七十三子遵孺温裕皆登進士第大中已後迭居顯
職温裕位京兆尹天平軍節度使遵孺子緯自有傳戢
字方舉戣母弟也以季父巢父死難德宗嘉其忠詔與
一子正員官因授戢修武尉以長兄戡未仕固乞迴授

舉明經登第判入高等授秘書省校書郎陽翟尉入拜
監察御史轉殿中分司東都時昭義節度判官徐玟以
狡慝助成從史之惡從史既得罪孟元陽為昭義節度
復欲用玟為賔佐戢遂牒澤潞收玟以俟命然後列狀
上聞竟流玟播州轉侍御史庫部員外郎初涇師之亂
朱泚署彭偃為舍人至是偃子充符為鄜坊從事或薦
其才執事者召至京師戢謂京兆尹裴武曰朱泚為偽
詔指斥乘輿皆彭偃之詞也悖逆之子不能烏竄獸伏

乃違道以干譽子盍效季孫行父之逐莒僕以勉事君者武即日逐充符遷京兆尹出為汝州刺史大理卿出為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時兄戣為嶺南兄弟皆居節鎮朝野榮之入為右散騎常侍拜京兆尹時累月亢旱深軫聖情戢自禱雨於曲池是夕大雨文宗甚悦詔兼御史大夫太和三年正月卒贈工部尚書子温業登進士第大中後歷位通顯温業子晦

許孟容字公範京兆長安人也父鳴謙究通易象官至

撫州刺史贈禮部尚書孟容少以文詞知名舉進士甲科後究王氏易登科授秘書省校書郎趙贊為荊襄等道黜陟使表為判官貞元初徐州節度使張建封辟為從事四遷侍御史李納屯兵境上揚言入寇建封遣將吏數輩告諭不聽於是遣孟容單車詣納為陳逆順禍福之計納即日發使追兵因請修好遂表孟容為濠州刺史無幾德宗知其才徵為禮部員外郎有公主之子請補弘文崇文館諸生孟容舉令式不許主訴於上命

中使問狀孟容執奏竟得還本曹郎中德宗降誕日御麟德殿命孟容等登座與釋老之徒講論十四年轉兵部郎中未滿歲遷給事中十七年夏好畤縣風雹傷麥上命品官覆視不實詔罰京兆尹顧少連已下勑出孟容執奏曰府縣上事不實罪止奪俸停官其於弘宥已是殊澤但陛下使品官覆視後更擇憲官一人再令驗察覆視轉審隱欺益明事宜觀聽法歸綱紀臣受官中謝日伏請詔勑有須詳議者則乞停留晷刻得以奏陳

此勑既非急宣可以少駐詔雖不許公議是之十八年浙江東道觀察使裴肅卒以攝副使齊總為衢州刺史時總為肅剝下進奉以希恩遽授大郡物議喧然詔出孟容執奏曰陛下比者以兵戎之地或有不獲已超授者今衢州無他虞齊總無殊績忽此超授羣情驚駭總是浙東判官今詔勑稱權知留後攝都團練副使向來無此勑命便用此詔尤恐不可若總必有可録陛下須要酬勞即明書課最超一兩資與改今舉朝之人不知

總之功能衢州浙東大郡總自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授之使遐邇不甘兇惡騰口如臣言不切乞陛下暫停此詔密使人聽察必賀聖朝無私令齊總詔謹隨狀封進尋有諫官論列乃留中不下德宗召孟容對於延英諭之曰使百執事皆如卿朕何憂也自給事中袁高論盧杞後未嘗有可否及聞孟容之奏四方皆感上之聽納嘉孟容之當官十九年夏旱孟容上疏曰臣伏聞陛下數月已來齋居損膳為兆庶心疲又勑有司走於羣

望牲於百神而密雲不雨首種未入豈觴醪有闕祈祝非誠抑陰陽適然豐歉前定何聖意精至甘澤未荅也臣歷覩自古天人交感事未有不由百姓利病之急者切者邦家教令之大者遠者京師是萬國所會强幹弱枝自古通規其一年稅錢及地租出入一百萬貫臣伏冀陛下即日下令全放免之其次三分放二且使旱涸之際免更流亡若播種無望徵斂如舊則必愁怨遷徙不顧墳墓矣臣愚以爲德音一發膏澤立應變災爲福

期在斯須戶部所收掌錢非度支歲計本防緩急別用今此炎旱直支一百餘萬貫代京兆百姓一年差科實陛下巍巍睿謀天下鼓舞歌揚者也復更省察庶政之中有流移征防當還而未還者徒役禁錮當釋而未釋者逋懸饋送當免而未免者沉滯鬱抑當伸而未伸者有一於此則特降明命令有司條列三日内聞奏其當還當釋當免當伸者下詔之日所在即時施行臣愚以為如此而神不監歲不稔古未之有事雖不行物議嘉

之貞元末坐裴延齡李齊運等譏謗流貶者動十數年
不量移故因旱歎孟容奏此以諷然終貞元世罕有遷
移者孟容以諷諭太切改太常少卿元和初遷刑部侍
郎尚書右丞四年拜京兆尹賜紫神策吏李昱假貸長
安富人錢八千貫滿三歲不償孟容遣吏收捕械繫尅
日命還之曰不及期當死自興元已後禁軍有功又中
貴之尤有渥恩者方得護軍故軍士日益縱橫府縣不
能制孟容剛正不懼以法繩之一軍盡驚寃訴於上立

命中使宣旨令送本軍孟容繫之不遣中使再至乃執奏曰臣誠知不奉詔當誅然臣職司輦轂合為陛下彈抑豪強錢未盡輸昱不可得上以其守正許之自此豪右斂迹威望大震改兵部侍郎俄以本官權知禮部貢舉頗抑浮華選擇才藝出為河南尹亦有威名俄知吏部選事徵拜吏部侍郎會十年六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并傷議臣裴度時淮夷逆命兇威方熾王師問罪未有成功言事者繼上章疏請罷兵是時盜賊竊發人情甚

惑獨孟容詣中書雪涕而言曰昔漢廷有一汲黯姦臣
尚為寢謀今主上英明朝廷未有過失而狂賊敢爾無
狀寧謂國無人乎然轉禍為福此其時也莫若上聞起
裴中丞為相令主兵柄大索賊黨窮其姦源後數日度
果為相而下詔行誅時孟容議論人物有大臣風彩由
太常卿為尚書左丞奉詔宣慰汴宋陳許河陽行營諸
軍俄拜東都留守元和十三年四月卒年七十六贈太
子少保謚曰憲孟容方勁富有文學其折衷禮法考詳

訓典甚堅正論者稱焉而又好推轂樂善拔士士多歸之

呂元膺字景夫鄆州東平人曽祖紹宗右拾遺祖霈殿中侍御史父長卿右衛倉曹叅軍以元膺贈秘書監元膺質度瓌偉有公侯之器建中初策賢良對問第授同州安邑尉同州刺史侯鐈聞其名辟為長春宮判官屬蒲賊侵軼鐈失所元膺遂潛跡不務進取貞元初論惟明節制渭北延在賔席自是名達於朝廷惟明卒王栖

曜代領其鎮德宗俾栖曜留署使職咨以軍政累轉殿中侍御史徵入真拜本官轉侍御史丁繼母憂服闋除右司員外郎出為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嘗歲終閱郡獄囚囚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見因泣下元膺憫焉盡脫其械縱之與為期守吏曰賊不可縱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由是羣盜感義相引而去元和初徵拜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遷諫議大夫給事中規諫駮議大舉其職及鎮州王承

宗之叛憲宗將以吐突承璀為招討處置使元膺與給事中穆質孟簡兵部侍郎許孟容等八人抗論不可且曰承璀雖貴寵然内臣也若為帥總兵恐不為諸將所伏指諭明切憲宗納之為改使號然猶專戎柄無功而還出為同州刺史及中謝上問時政得失元膺論奏辭氣激切上嘉之翌日謂宰相曰元膺有讜言直氣宜留在左右使言得失卿等以為何如李藩裴垍賀曰陛下納諫超冠百王乃宗社無疆之休臣等不能廣求端士

又不能數進忠言孤負聖心合當罪戾請留元膺給事左右尋兼皇太子侍讀賜以金紫尋拜御史中丞未幾除鄂岳觀察使入為尚書左丞度支使潘孟陽與太府卿王遂迭相奏論孟陽除散騎常侍遂為鄧州刺史皆假以美詞元膺封還詔書請明示枉直江西觀察使裴堪奏虔州刺史李將順贓狀朝廷不覆按遽貶將順道州司戶元膺曰廉使奏刺史贓罪不覆檢即謫去縱堪之詞足信亦不可為天下法又封詔書請發御史按問

宰臣不能奪代權德輿為東都留守檢校工部尚書兼
御史大夫都畿防禦使舊例留守賜旗甲與方鎮同及
元膺受任不賜朝論以淮西用兵特用元膺守洛不宜
削其儀制以沮威望諫官論列援華汝壽三州例上曰
此數處並宜不賜留守不賜旗甲自元膺始十年七月
鄆州李師道留邸伏甲謀亂初師道於東都置邸院兵
諜雜以往來吏不敢辨因吳元濟北犯郊畿多警防禦
兵盡戍伊闕師道伏甲百餘於邸院將焚宮室而肆殺

掠已烹牛饗衆明日將出會小將李再興告變元膺追兵伊闕圍之半月無敢進攻者防禦判官王茂元殺一人而後進或有毀其墉而入者賊衆突出圍兵奔駭賊乃團結以其孥偕行出長夏門轉掠郊墅奪牛馬東濟伊水望山而去元膺誡境上兵重購以捕之數月有山棚賣鹿於市賊過山棚乃召集其黨引官兵圍於谷中盡獲之窮理其魁乃中岳寺僧圓淨年八十餘嘗為史思明將偉悍過人初執之使折其脛鎚之不折圓淨罵

曰脚猶不解折乃稱健兒乎自置其足教折之臨刑歎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死者凡數十人留守防禦將二人都亭驛卒五人甘水驛卒三人皆潛受其職署而為之耳目自始謀及將敗無知者初師道多買田於伊闕陸渾之間凡十餘處故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訾嘉珍門察者潛部分之以屬圓淨以師道錢千萬偽理佛寺期以嘉珍竊發時舉火於山中集二縣山棚人作亂及窮按之嘉珍門察皆稱害武元衡者元膺以聞送

之上都賞告變人楊進李再興錦綵三百匹宅一區授之郎將元膺因請募山河子弟以衛宮城從之盜發之日都城震恐留守兵寡弱不可倚而元膺坐皇城門指使部分意氣自若以故居人帖然數年改河中尹充河中節度等使時方鎮多事姑息元膺獨以堅正自處監軍使洎往來中貴無不敬憚入拜吏部侍郎因疾固讓改太子賔客元和十五年二月卒年七十二贈吏部尚書元膺學識深遠處事得體正色立朝有台輔之望初

遊京師時故相齊映謂人曰吾不及識婁郝殆斯人之類乎其業官行已始終無歅云

劉栖楚出於寒微為吏鎮州王承宗甚奇之後有薦於李逢吉自鄧掾擢為拾遺性果敢逢吉以為鷹犬之用欲中傷裴度及殺李紳敬宗即位畋遊稍多坐朝常晚栖楚出班以額叩龍墀出血苦諫曰臣歷覩前王嗣位之初莫不躬勤庶政坐以待旦陛下即位已來放情嗜寢樂色忘憂安卧宮闈日晏方起西宮密邇未過山陵

鼓吹之聲日喧於外伏以憲宗皇帝大行皇帝皆是長君恪勤庶政四方猶有叛亂陛下運當少主即位未幾惡德布聞臣慮福祚之不長也臣忝諫官致陛下有此請碎首以謝遂以額叩龍墀久之不已宰臣李逢吉出位宣曰劉栖楚休叩頭候詔旨栖楚捧首而起因更陳論搖頭見血上為之動容以袖連揮令出栖楚又云不可臣奏臣即碎首死中書侍郎牛僧孺復宣示而出敬宗為之動容無何遷起居郎至諫議俄又宣授刑部侍

郎丞郎宣授未之有也改京兆尹摧抑豪右甚有鉤距人多比之於西漢趙廣漢者後恃權寵常以詞氣凌宰相韋處厚遂出為桂州觀察使逾年卒於任時大和元年九月

張宿者布衣諸生也憲宗為廣陵王時因軍使張茂宗薦達出入邸第及上在東宮宿時入謁辯譎敢言洎監撫之際驟承顧擢授左拾遺以舊恩數召對禁中機事不密貶郴州郴縣丞十餘年徵入歷贊善大夫左補闕

比部員外郎宰相李逢吉惡之數於上前言其狡譎不可保信乃用為濠州刺史制下宿自理乞留乃追制上欲以為諫議大夫逢吉奏曰諫議職重當以能可否朝政者為之宿細人不足以汙賢者位陛下必須用宿請先去臣即可上不悅又逢吉與裴度是非不同上方委度討伐乃出逢吉為劒南東川節度乃用宿權知諫議大夫俄而內使宣授初宰相崔羣王涯奏曰諫議大夫前時亦有拔自山林起於卒伍者其例則少用皆有由

或道義彰明不求聞達或山林卓異出於羣萃以此選求是愜公議或事迹未著恩由一時雖有例超升即時議未允宿本非文辭入用望實稍輕驟加不次之榮黜恐以身為累臣等所以累有論諫依資且與郎中事冀適中非於此人情有厚薄請授職方郎中上命如初羣等乃請權知尋又宣授宿怨執政擯已頗加讒毀依附皇甫鎛等傷害清正之士陰事中要以圖進取十三年正月充淄青宣慰使至東都暴病卒於是正人相賀詔

贈秘書監
熊望者登進士第粗有文詞而性憸險有口辯往往得
遊公卿間率以大言詭意指抉時政旣由此而得進士
第務進不已而京兆尹劉栖楚以不次驟居清貫廣樹
朋黨門庭無晝夜塡委不息望出入栖楚之門爲伺察
機陰佐計畫人無知者昭愍嬉遊之隙學爲歌詩以翰
林學士崇重不可褻狎乃議別置東頭學士以備曲宴
賦詩令採卑官才堪任學士者爲之栖楚以望名薦送

事未行而昭愍崩文宗即位韋處厚輔政大去姦黨既逐棲楚又詔曰孔門高懸百行由至順者其身必榮朝廷廣設衆官踐正途者其道必達前鄉貢進士熊望因緣薄伎偷冀褻幸營居中之容職擾惑朝經鼓偪下之囂聲因依邪隙及衆議波湧累月不寧司門驗繻累月至四考覆謬妄乃非坦途朕大啓康莊以端羣望俾示投荒之典用正向方之流可漳州司戸

栢耆者將軍良器之子素負志畧學縱横家流會王承

宗以常山叛朝廷猒兵欲以恩澤撫之耆於蔡州行營
以書干裴度請以朝旨奉使鎮州乃自處士授左拾遺
既見承宗以大義陳說承宗泣下請質二男獻兩郡由
是知名元和十年王承宗歸國移鎮滑州朝廷賜成德
軍賞錢一百萬貫令諫議大夫鄭覃宣慰軍人賞錢未
至浩浩然騰口穆宗詔耆往諭旨耆至令承宗集三軍
宣導上旨衆心乃安轉兵部郎中太和初遷諫議大夫
俄而李同捷叛兩河藩帥加兵滄德宿師於野連年同

捷窮蹴求降耆旣宣諭訖與節度使李祐謀耆乃帥數百騎入滄州取同捷赴京滄德平諸將害耆邀功爭上表論列文宗不獲已貶循州司户判官沈亞之貶虔州南康尉内官馬國亮又奏耆於同捷處取婢九人再命長流愛州尋賜死

史臣曰人臣事君犯顔匡政不避死亡之誅議者以為徇名臣惡其許也如許京兆之劾軍吏呂尚書之封詔書詞義可觀聳動人聽以為沽激傷善何多而栖楚張

宿之徒鷹犬下材為人鳴吠誠可醜也栢者恃縱横之

算欲俯拾卿相忘身蹈利旋踵而誅宜哉巢父使不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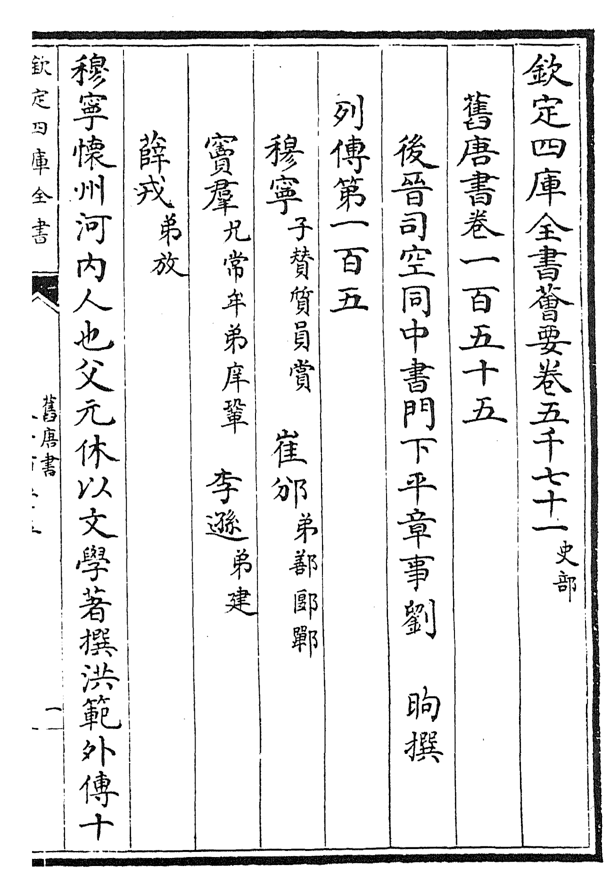
命志在致君遭罹喪亂竟陷虎吻而戮戢諸子世載忠

貞大中之後鬱為昌族為善之利豈虚言哉

贊曰君子重義小人殉利巢殞者誅其道即異許呂封

駮照耀黄扉死而可作吾誰與歸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七十一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五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五

穆寧 子贊質員賞　崔邠 弟鄯郾鄲

竇羣 兄常牟弟庠鞏　李遜 弟建

薛戎 弟放

穆寧懷州河內人也父元休以文學著撰洪範外傳十

篇開元中獻之玄宗賜帛授偃師縣丞安陽令寧清慎剛正重交遊以氣節自任少以明經調授鹽山尉是時安禄山始叛偽署劉道玄為景城守寧唱義起兵斬道玄首傳檄郡邑多有應者賊將史思明来寇郡寧以攝東光令將兵禦之思明遣使說誘寧立斬之郡懼賊怨深後大兵至奪寧兵及攝縣初寧佐採訪使巡按常過平原與太守顔真卿密揣禄山必叛至是真卿亦唱義舉郡兵以拒禄山會間使持書遺真卿曰夫子為衛君

乎更無他詞真卿得書大喜因奏署大理評事河北採訪支使寧以長子屬母弟曰惟爾所適苟不乏嗣吾無累矣因往平原謂真卿曰先人有嗣矣古所謂死有輕於鴻毛者寧是也願佐公以定危難真卿深然之其後寧計或不行真卿迫慼棄郡夜渡河而南見肅宗於鳳翔帝問拒賊之狀真卿曰臣不用穆寧之言功業不成帝竒之發驛名寧將以右職待之會真卿以抗直失旨事遂止上元二年累官至殿中侍御史佐鹽鐵轉運使

副元帥李光弼以餉運不繼或惡寧者誣譖於光弼光弼揚言欲殺寧寧直抵徐州見光弼喻以大義不為撓折光弼深重之寧得行其職寶應初轉侍御史為河南轉運租庸鹽鐵等副使明年遷戸部員外郎無幾加兼御史中丞為河南江南轉運使廣德初加庫部郎中是時河運不通漕輓由漢沔自商山達京師選鎮夏口者詔以寧為鄂州刺史鄂岳沔都團練使及淮西鄂岳租庸鹽鐵沿江轉運使賜金紫時淮西節度使李忠臣貪

暴不奉法設防戍以税商賈又縱兵士剽劫行人殆絶與寧夾淮為理憚寧威名寇盜輒止泗州别駕薛彦偉坐事忤旨寧杖之致死寧坐貶虔州司馬重貶昭州平集尉大歷四年起授監察御史領轉運留後事於淄青間一年改檢校司封郎中兼侍御史領轉運留後事於江西明年拜檢校秘書少監兼和州刺史理有善政居無何官罷代寧者以天寶版籍校見户誣以逋亡多坐貶泉州司户寧子賛守闕三年告寃詔遣御史按覆而

人戶增倍詔書名寧除右諭德寧强毅不能事權貴執政者以為不附已且憚其難制故處之散位寧默默不得志且曰時不我容我不時殉則非吾之進也在於退乎辭病居家請告幾十旬者數矣親友强之復一朝請上居奉天寧詣行在拜秘書少監興元初改右庶子德宗還京師寧曰可以行吾志矣因移病罷歸東都貞元六年就拜秘書監致仕寧好學善教諸子家道以嚴稱事寡姊以悌聞通達體命未嘗服藥每誡諸子曰吾聞

君子之事親養志為大直道而已愼無為諂吾之志也貞元十年十月卒時年七十九四子贊質員賞贊字相明釋褐為濟源主簿時父寧為和州刺史以剛直不屈於廉使遂被誣奏貶泉州司户叅軍贊奔赴闕庭號泣上訴詔御史覆問寧方得雪詔曰令子申父之寃憲臣奉君之命楚劒不衝於牛斗秦臺自洗於塵埃由是知名累遷京兆兵曹叅軍殿中侍御史轉侍御史分司東都時陝州觀察使盧岳妾裴氏以有子岳妻分財不及

訴於官贊鞫其事御史中丞盧佋佐之令深繩裴罪贊持平不許宰臣竇參與佋善㕘佋俱持權怒贊以小事不受指使遂下贊獄侍御史杜倫希其意誣贊受裴之金鞭其使以成其獄甚急贊弟賞馳詣闕撾登聞鼓詔三司使覆理無驗出為郴州刺史㕘敗徵拜刑部郎中因次對德宗嘉其才擢為御史中丞時裴延齡判度支以姦巧承恩屬吏有贓犯贊鞫理承伏延齡請曲法出之贊三執不許以疑狀聞延齡誣贊不平貶饒州别駕

丁毋憂再轉虔常二州刺史憲宗即位拜宣州刺史御史中丞充宣歙觀察使所莅皆有政聲永貞元年十一月卒時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贊與弟質員賞以家行人材為搢紳所仰贊官達父母尚無恙家法清嚴贊兄弟奉指使笞責如僮僕贊最孝謹質强直應制策入第三等其所條對至今傳之自補闕至給事中時政得失未嘗不先論諫元和初掌賦使院多擅禁繫戶人而有笞掠至死者質乃論奏鹽鐵轉運司應決私鹽繫囚須

與州府長吏監決自是刑名畫一憲宗以王承宗叛用
内官吐突承璀為招討使質率同列伏閤論奏言自古
無以中官為將帥者上雖改其名心頗不悦尋改質為
太子左庶子五年坐與楊憑善出為開州刺史未幾卒
員工文辭尚節義杜亞為東都留守辟為從事檢校員
外郎早卒有文集十卷質兄弟俱有令譽而和粹世以
滋味目之賛俗而有格為酪質美而多入為酥員為醍
醐賞為乳腐近代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為髙

崔邠字處仁清河武城人祖結父倕官卑邠少舉進士又登賢良方正科貞元中授渭南尉遷拾遺補闕常疏論裴延齡為時所知以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至中書舍人凡七年又權知吏部選事明年為禮部侍郎轉吏部侍郎賜以金紫邠溫裕沉密尤敦清儉上亦器重之裴垍將引為相病難於承荅事竟寢兄弟同時奉朝請者四人頗以孝敬怡睦聞後改太常卿知吏部尚書銓事故事太常卿初上大閱四部樂於署觀者縱焉邠自私

第去帽親導母轝公卿逢者迎騎避之衢路以為榮居母憂歲餘卒元和十年三月也時年六十二贈吏部尚書謚曰文簡弟郜郾鄲等六人子璀璜璀子彥融皆登進士第歷官臺閣郜少有文學舉進士元和中歷監察御史太和元年十月自太子詹事拜左金吾衛大將軍郜昆弟六人仕官皆至三品邠郾鄲三人知貢舉掌銓衡冠族閒望為時名德郜大和九年冬為左金吾大將軍無病暴亡不旬日有訓注之亂其亂始自金吾君子

乃知鄴之亡崔氏積善之徵也贈禮部尚書子瑄鄾字
廣略舉進士平判入等授集賢殿校書郎三命升朝為
監察御史刑部員外郎姿質秀偉神情重雅人望而愛
之終不可捨不知者以為事高簡拘靜默耳居內憂釋
服為吏部員外姦吏不敢欺孤寒無援者未嘗留滯銓
叙之美為時所稱再遷左司郎中元和十三年鄭餘慶
為禮儀詳定使選時有禮學者共事以鄾為詳定判官
吏部郎中十五年遷諫議大夫穆宗即位荒於禽酒坐

朝常晩鄖與同列鄭覃等延英切諌穆宗甚嘉之畋遊稍簡長慶中轉給事中昭愍即位選侍講學士轉中書舍人入思政殿謝恩奏曰陛下用臣為侍講半歳有餘未嘗問臣經義今蒙轉改實慙尸素有愧厚恩帝曰朕機務稍閑即當請益高釴曰陛下意雖樂善既未延接儒生天下之人寧知重道帝深引咎賜之錦綵鄖退與同列高重抄撮六經嘉言要道區分事類凡十卷名曰諸經纂要與人主易於省覽上嘉之賜錦綵二百匹銀

器等其年轉禮部侍郎東都試舉人凡兩歲掌貢士平
心閱試賞拔藝能所擢者無非名士至大中咸通之代
為輔相名卿者十數人出為陝州觀察使舊獎有上供
不足奪吏俸以益之歲八十萬鄙以廉使常用之直代
之居二年政績聞於朝遷鄂岳安黄等州觀察使又五
年移浙西道都團練觀察使至用寬政安疲人及居鄂
渚則峻法嚴刑未嘗貰一死罪江湖之間萑蒲是藂因
造蒙衝小艦上下千里期月而盡獲羣盜凡三按廉車

卒由清簡少事財用有餘人遂寧泰開成元年卒年六十九贈吏部尚書謚曰德鄙與兄郊弟鄲等皆有令譽而鄙踈財恢廓昆仲所不及子瑶瓌瑾珮璆瑶太和三年登進士第出佐藩方入升朝列累至中書舍人大中六年知貢舉旋拜禮部侍郎出為浙西觀察使又遷鄂州刺史鄂岳觀察使終於位瓌珮璆官至郎署給諫瑾大中十年登進士第累居使府歷尚書郎知制誥咸通十三年知貢舉選拔頗為得人尋拜禮部侍郎出為湖

南觀察使鄭登進士第累遷監察御史三遷考功郎中
太和三年以本官充翰林學士轉中書舍人六年罷學
士八年為工部侍郎集賢殿學士權知禮部真拜兵部
侍郎本官判吏部東銓事文宗勤於政道每苦選曹訛
弊延英謂宰臣曰吏部殊不選才安得撫實無濫可釐
革否李石對曰令録可以商量他官且宜循舊上曰循
舊如配官耳賢不肖安能甄别帝名三銓謂之曰卿等
比選令録如何注擬鄭對曰資敘相當問其為治之術

視可否而擬之帝曰依資合得而才劣者何授對曰與邊遠慢官帝曰如以不肖之才治邊民則疾苦可知也凡朝廷求理遠近皆須得人苟非其才人受其弊矣尋拜吏部侍郎開成二年出為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宣歙觀察使四年入為太常卿七月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加中書侍郎銀青光禄大夫會昌初李德裕用事與鄴弟兄素善鄴在相位累年歷方鎮太子師保卒

竇羣字丹列扶風平陵人祖亶同昌郡司馬父叔向以工詩稱代宗朝官至左拾遺羣兄常年弟牟皆登進士第唯羣獨為處士隱居毗陵以節操聞及母卒齧一指置棺中因廬墓次終喪後學春秋於啖助之門人盧庇者著書三十四卷號史記名臣疏貞元中蘇州刺史韋夏卿以丘園茂異薦兼獻其書不報及夏卿入為吏部侍郎改京兆尹中謝日因對復薦羣徵拜左拾遺遷侍御史充入蕃使秘書監張薦判官羣因入對奏曰陛下

即位二十年始自草澤擢臣為拾遺是難其進也今陛下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用為和蕃判官一何易也德宗異其言留之復為侍御史王叔文之黨柳宗元劉禹錫皆慢羣羣不附之其黨議欲貶羣官韋執誼止之羣嘗謁王叔文叔文命徹榻而進羣揖之曰夫事有不可知者叔文曰如何羣曰去年李實伐恩恃貴傾動一時此時公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已處實形勢又安得不慮路旁有公者乎叔文雖異其言竟不之用憲宗

即位轉膳部員外兼侍御史知雜出為唐州刺史節度使于頔素聞其名旣謁見羣危言激切頔甚悅奏留充山南東道節度副使檢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宰相武元衡李吉甫皆愛重之召入為吏部郎中元衡輔政舉羣代已為中丞羣奏刑部郎中呂温羊士諤為御史吉甫以羊呂險躁持之數日不下羣等怒怨吉甫三年八月吉甫罷相出鎮淮南羣等欲因失恩傾之吉甫嘗召術士陳登宿於安邑里第翌日羣令吏

捕登考劾偽構吉甫陰事密以上聞帝名登面訊之立辯其偽憲宗怒將誅羣等吉甫救之出為湖南觀察使數日改黔州刺史黔州觀察使在黔中屬大水壞其城郭復築其城徵督谿洞諸蠻程作頗急於是辰錦生蠻乘險作亂羣討之不能定六年九月貶開州刺史在郡二年改容州刺史容管經略觀察使九年詔還朝至衡州病卒時年五十羣性狠戾頗復恩讐臨事不顧生死是時徵入云欲大用人皆懼駭聞其卒方安二子謙餘

審餘凡常字中行大歷十四年登進士第居廣陵之柳楊結廬種樹不求茍進以講學著書為事凡二十年不出貞元十四年鎮州節度使王武俊聞其賢遣人致聘辟為掌書記不就其年杜佑鎮淮南奏授校書郎為節度叅謀元和六年自湖南判官入為侍御史轉水部員外郎出為朗州刺史歷固陵潯陽臨川三郡守入為國子祭酒求致仕寶歷元年卒時年七十子弘餘會昌中為黄州刺史牟字貽周貞元二年登進士第試秘書省

校書郎東都留守巡官歷河陽昭義從事檢校水部郎中賜緋再為留守判官入為都官郎中出為澤州刺史入為國子祭酒長慶二年卒時年七十四子周餘大中年秘書監牟弟庠字胄卿釋褐國子主簿吏部侍郎韓臯出鎮武昌辟為推官臯移鎮浙西奏庠為節度副使殿中侍御史遷澤州刺史又為宣歙副使除奉天令登州刺史東都留守判官歷信婺二州刺史卒年六十三子縣戴羣字友封元和二年登進士第袁滋鎮滑州辟

為從事滋改荆襄二鎮皆從之掌管記之任平盧辟平
又辟為副使入朝拜侍御史歷司勲員外刑部郎中元
稹觀察浙東奏為副使檢校祕書少監兼御史中丞賜
金紫稹移鎮武昌鞏又從之鞏能五言詩昆仲之間與
牟詩俱為時所賞重性温雅多不能持論士友言議之
際吻動而不發白居易等目為囁嚅翁終于鄂渚時年
六十子六人景餘師裕最知名
李遜字友道後魏申公發之後於趙郡謂之申公房曽

祖進德太子中允祖珍玉昌明令父震雅州别駕世寓於荆州之石首遜登進士第辟襄陽掌書記復從事於湖南主其留務頗有聲績累拜池濠二州刺史先是濠州之都將楊騰削刻士卒州兵三千人謀殺騰騰覺之走揚州家屬皆死濠兵不自戢因行攘剽及遜至郡餘亂未殄徐驅其間為陳逆順利害之勢衆皆釋甲請罪因以寧息觀察使旨限外徵役皆不從入拜虞部郎中元和初出為衢州刺史以政績殊尤遷越州刺史兼御

史大夫浙東都團練觀察使先是貞元初皇甫政鎮浙東嘗福建兵亂逐觀察使吴詵政以所鎮實壓閩境請權益兵三千俟賊平而罷賊平向三十年而所益兵仍舊遜視事數日舉奏停之遜為政以均一貧富扶弱抑强為已任故所至稱理九年入為給事中遜以舊制隻日視事對羣臣遜奏論曰事君之義有犯無隱陳誠啟沃不必擇辰今羣臣數奏乃候隻日是畢歲臣下覯天顔獻可否能幾何憲宗嘉之乃許不擇時奏對俄遷户

部侍郎元和十年拜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觀察等使襄陽前領八郡唐鄧隋在焉是時方討吴元濟朝議以唐蔡鄰接遂以鄧隷唐州三郡别為節制命高霞寓領之專俟攻討遜以五州賦餉之時遜代嚴綬鎮襄陽綬以八州兵討賊在唐州既而綬以無功罷兵柄命高霞寓代綬將兵於唐州其襄陽軍隷於霞寓軍士家口在襄州者遜厚撫之士卒多捨霞寓亡歸既而霞寓為賊所敗乃移過於遜言供饋不時霞寓本出禁軍内

官皆佐之既貶官中人皆言遜撓霞寓軍所以致敗上令中使至襄州聽察曲直奏言遜不直乃左授太子賓客分司又降為恩王傅十三年李師道効順命遜為左散騎常侍馳赴東平諭之師道得詔意動即請効順旋為其下所惑而止遜還未幾除京兆尹改國子祭酒十四年拜許州刺史充忠武節度陳許溵蔡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是時新羅兵戰難遜完緝及遜至集大軍與之約束嚴具示賞罰必信號令數百言士皆感悅長慶元

年幽鎮繼亂遜請身先討賊不許但命以兵一萬會於行營遜奉詔即日發兵故先諸軍而至由是進位檢校吏部尚書尋改鳳翔節度使行至京師以疾陳乞改刑部尚書長慶三年正月卒年六十三廢朝一日贈右僕射遜幼孤寓居江陵與其弟建皆安貧苦易衣併食講習不倦遜兄造知二弟賢日為營丏成其志業建先遜一年卒兄弟同致休顯士君子多之謚曰恭肅造早卒建字杓直家素清貧無舊業與兄造遜於荊南躬耕致

養嗜學力文舉進士選授秘書省校書郎德宗聞其名用爲右拾遺翰林學士元和六年坐事罷職降詹事府司直高郢爲御史大夫奏爲殿中侍御史遷兵部郎中知制誥自以草詔思遲不願司文翰改京兆尹與宰相韋貫之友善貫之罷相建亦出爲澧州刺史徵拜太常少卿尋以本官知禮部貢舉建取捨非其人又惑於請託故其年選士不精坐罰俸料明年除禮部侍郎竟以人情不洽改爲刑部建名位雖顯以廉儉自處家不理

垣屋士友推之長慶二年二月卒贈工部尚書三子訥恪朴訥最知名官至華州刺史檢校尚書右僕射

薛戎字元夫河中寶鼎人少有學術不求聞達居於毗陵之陽羨山年餘四十不易其操江西觀察使李衡辟為從事使者三返方應故相齊映代衡又留署職府罷歸山福建觀察使柳冕表為從事累月轉殿中侍御史會泉州闕刺史冕署戎權領州事是時姚南仲節制鄭滑從事馬揔以其道直為監軍使誣奏貶泉州别駕冕

附會權勢欲搆成摠罪使戎按問曲成之戎以摠無辜不從晃意别白其狀戎還自泉州晃盛氣據衙而見賓客戎遂歷東廂從容而入晃度勢未可屈徐起以見一揖而退又搆其罪以狀聞竄戎于佛寺環以武夫恣其侵辱如是累月誘令成摠之罪操心如一竟不動揺杜佑鎮淮南知戎之寃乃上其表發書諭晃戎難方解遂辭職寓居於江湖間後閻濟美為福建觀察使備聞其事奏充副使又隨濟美移鎮浙東改侍御史入拜刑部

員外郎出為河南令累改衢湖常三州刺史遷浙東觀察使所莅皆以政績聞居數歲以疾辭官長慶元年十月卒贈左散騎常侍戎檢身處約不務虛名俸入之餘散於宗族身歿之後人無譏焉兄弟五人季弟放最知名放登進士第性端厚寡言於是非不甚繫意累佐藩府莅事幹敏官至試大理評事擢拜右拾遺轉補闕歷水部兵部二員外遷兵部郎中遇憲宗以儲皇好書求端士輔導經義選充皇太子侍讀及穆宗嗣位未聽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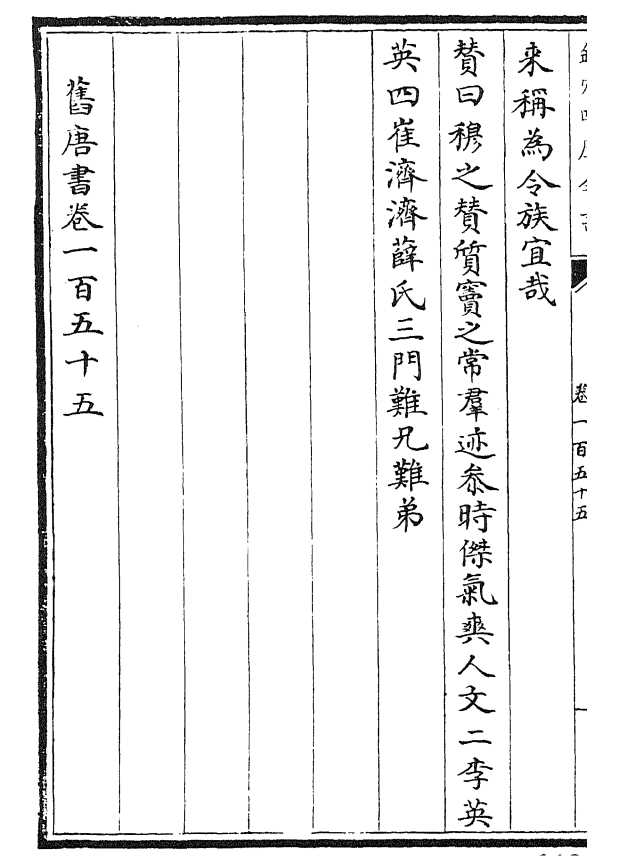
間放多在左右密叅機命穆宗常謂放曰小子初承大寳懼不克荷先生宜爲相以匡不逮放叩頭曰臣實庸淺獲侍冕旒固不足猥塵大位輔弼之任自有賢能其言無矯飾皆此類也穆宗深嘉其誠因召對思政殿賜以金紫之服轉工部侍郎集賢學士雖任非峻切而恩顧轉隆轉刑部侍郎職如故穆宗常謂侍臣曰朕欲習學經史何先放對曰經者先聖之至言仲尼之所發明皆天人之極致誠萬代不刊之典也史記前代成敗得

失之迹亦足鑒其興亡然得失相參是非無凖的固不可為經典比也帝曰六經所尚不一志學之士白首不能盡通如何得其要對曰論語者六經之菁華孝經者人倫之本窮理執要真可謂聖人至言是以漢朝論語首列學官光武令虎賁之士皆習孝經玄宗親為孝經注解皆使當時大理四海乂寧蓋人知孝慈氣感和樂之所致也上曰聖人以孝為至德要道其信然乎轉兵部侍郎禮部尚書判院事放閨門之内尤推孝睦孤孀

百口家貧每不給贍常苦俸薄放因名對懇求外任其時偶以節制無闕乃授以廉問及鎮江西惟用清潔為理一方之人至今思之寶應元年卒於江西觀察使廨

朝一日

史臣曰穆秘監之剛正不奪如寒松倚巖千丈勁節而竇容州之敢決如鷙鳥逐雀英氣動人巖穴之流罕能及此然矯激過當君子不為如塤如篪不通不介士行之美崔氏諸子有焉建遜之貞方戎放之道義元和已



來稱為令族宜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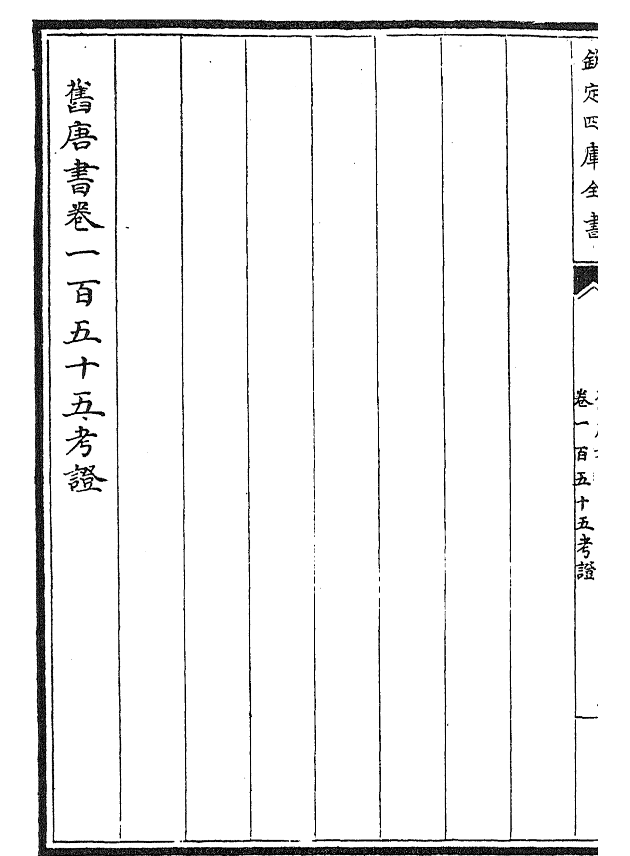
賛曰穆之賛質賓之常羣迹忝時傑氣奕人文二李英

英四崔濟濟薛氏三門難兄難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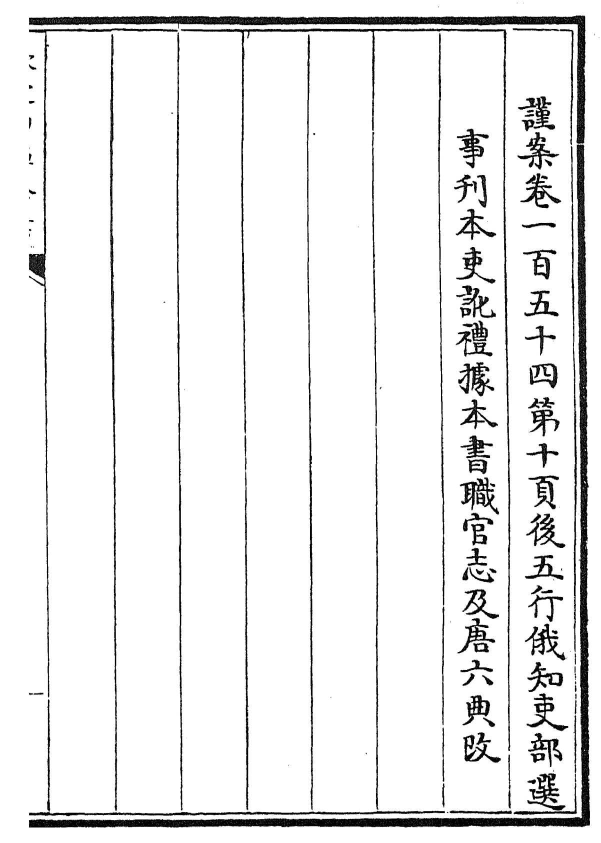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五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五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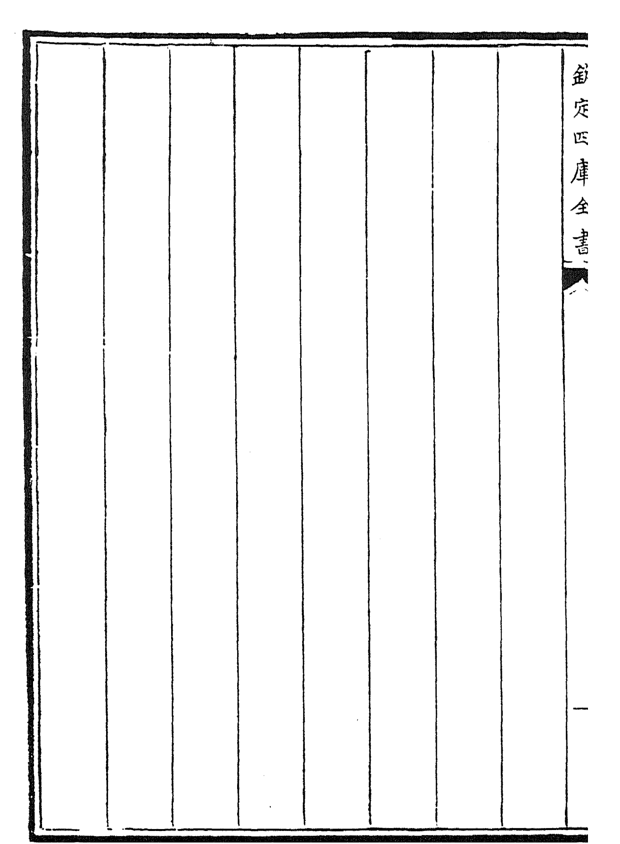
竇羣傳扶風平陵人○沈炳震曰新書京兆金城人案扶風無平陵金城本始平疑爲始平然不屬扶風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五考證



謹案卷一百五十四第十頁後五行俄知吏部選事刊本吏訛禮據本書職官志及唐六典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蔣維堅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六 七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七十二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六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六

于頔　韓弘子公武　弘弟充　李質附

王智興子晏平　晏宰

于頔字允元河南人也周太師燕文公謹之後也始以

蔭補千牛調授華陰尉黜陟使劉灣辟爲判官又以檪

陽主簿攝監察御史充入蕃使判官再遷司門員外郎兼侍御史賜紫充入西蕃計會使將命稱於時論以為有出疆專對之能歷長安縣令駕部郎中出為湖州刺史因行縣至長城方山其下有水曰西湖南朝疏鑿溉田三千頃久堙廢頓命設堤塘以復之歲獲秔稻蒲魚之利人賴以濟州境陸地褊狹其送終者往往不掩其棺櫬頓葬朽骨凡十餘所改蘇州刺史濬溝瀆整街衢至今賴之吳俗事鬼頓疾其淫祀廢生業神宇皆撤去

唯吳太伯伍員等三數廟存焉雖為政有績然橫暴已甚追憾湖州舊尉封杖以計强決之觀察使王緯奏其事德宗不省及後頔累遷乃與緯書曰一蒙惡奏三度改官由大理卿遷陝虢觀察使自以為得志益恣威虐官吏日加科罰其惴恐重足一跡掾姚峴不勝其虐與其弟汎舟于河遂自投而死貞元十四年為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觀察地與蔡州鄰吳少誠之叛頔率兵赴唐州收吳房朗山縣又破賊於濯神溝於是廣軍

籍募戰士器甲犀利倜然專有漢南之地小失意者皆以軍法從事因請升襄州為大都督府府比鄆魏時德宗方姑息方鎮聞頔事狀亦無可奈何但允順而已頔奏請無不從於是公然聚斂恣意虐殺專以凌上威下為務鄧州刺史元洪頔誣以贓罪奏聞朝旨不得已為流端州命中使監焉至隋州棗陽縣頔命部將領士卒數百人刼洪至襄州拘留之中使奔歸京師德宗怒笞之數十頔又表洪其責太重復降中使景忠信宣旨慰

諭遂除洪吉州長史然後洪獲赴謫所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峽州長史及勑下頔怒已解復奏請為判官德宗皆從之正倫卒未殯頔以兵圍其宅令孽男逼娶其嫡女頔累遷至左僕射平章事燕國公俄而不奉詔旨擅總兵據南陽朝廷幾為之旰食及憲宗即位威肅四方頔稍戒懼以第四子季友求尚主憲宗以長女永昌公主降焉其第二子方屢諷其父歸朝入覲册拜司空平章事元和中内官梁守謙掌樞密頗招權利有梁正

言者勇於射利自言與守謙宗盟情厚頔子敏與之遊處正言取頔財賄言賂守謙以求出鎮久之無効敏責其貨於正言乃誘正言之僮支解棄于溷中八年春敏奴王再榮詣銀臺門告其事即日捕頔孔目官沈壁家僮十餘人於内侍獄鞫問尋出付臺獄詔御史中丞薛存誠刑部侍郎王播大理卿武少儀為三司使按問乃搜死奴於其第獲之頔率其男賛善大夫正駙馬都尉季友素服單騎將赴闕下待罪於建福門門司不納退

於街南負墻而立遣人進表閤門使以無引不受日没方歸明日復待罪於建福門宰相喻令還第貶爲恩王傅敏長流雷州錮身發遣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季友追奪兩任官階令其家循省左賛善大夫正秘書丞方並停見任孔目官沈璧決四十配流封州奴犀牛與劉榦同手殺人宜付京兆府決殺敏行至商山賜死梁正言僧鑒虛並付京兆府決殺頔其年十月改授太子賔客十年王師討淮蔡諸侯貢財助軍頔進銀七千兩金五

百兩玉帶二詔不納復還之十三年峘表求致仕宰臣擬授太子少保御筆改為太子賓客其年八月卒贈太保謚曰厲其子季友從獵苑中訴於穆宗賜謚曰思右丞張正甫封勅請還本謚右補闕高鉞上疏論之曰夫謚者所以懲惡勸善激濁揚清使忠臣義士知勸亂臣賊子知懼雖竊位於當時死加惡謚者所以懲暴戾垂沮勸孔子修春秋亂臣賊子懼蓋為此也垂範如此而不能救況又隳其典法乎臣風聞此事是徐泗節度使

李愬奏請李愬勲臣節將陛下寵其勲勞賜其爵祿車服第宅則可若亂朝廷典法將何以沮勸仲尼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名器君之所司若以假人與之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頔頃鎮襄漢殺戮不辜恣行兇暴移軍襄鄧廹脅朝廷擅留逐臣徼遮天使當先朝嗣位之始貴安反側以靖四方幸免鈇鉞之誅得全腰領而斃誠宜謚之繆厲以沮兇邪豈可曲加美名以惠姦宄如此則是于頔生為姧臣死獲美謚竊恐天下有識之士

謂聖朝無人有此倒置伏請速追前詔却依太常謚爲厲使朝綱無虧國典不濫太常博士王彥威又疏曰古之聖王立謚法者所以彰善惡垂勸誡使一字之襃賞踰紱冕一言之貶辱過朝市此有國之典禮陛下勸懲之大柄也頔頃擁節旄肆行暴虐人神共憤法令不容擅興全師僭爲正樂侵辱中使擅止制囚殺戮不辜誅求無度臣故定謚爲厲令陛下不忍改賜爲思誠出聖慈實害聖政伏以陛下自臨宸扆懋建大中聞善若驚

從諫不倦況當統天立極之始所謂執法愼名之時一
垂恩光大啓儌倖且如頔之不法然而陛下不忍加懲
臣恐今後不逞之徒如頔者衆矣死援頔例陛下何以
處之是恩曲於前而弊生於後若以李吉甫有賜謚之
例則甫之爲相也有犯上殺人之罪乎以頔況之恐非
倫類如以頔嘗入財助國改過來覲兩使絶域可以贖
論夫傷物害人剝下奉上納賄求幸尤不可長其漸焉
自兩河宿兵垂七十年王師憊征瘡痏未息及張茂昭

以易定入覲程權以滄景歸朝故恩禮殊尤以勸來者而于頔以文吏之職居腹心之地而倔强犯命不獲已而入朝豈茂昭之比乎縱有入財使遠之勤何以掩其惡迹伏望陛下恩由義斷澤以禮成褒貶道存僥倖路絶則天下幸甚疏奏不報竟謚爲思長慶中以戚里勲家諸貴引用于方復至和王傅家富於財方交結遊俠務於速進元稹作相欲以其策平河朔羣盜方以策畫干稹而李逢吉之黨欲傾裴度乃令人告稹欲結客刺

度事下法司按鞫無狀而方竟坐誅

韓弘潁川人其祖父無聞世居滑之匡城少孤依母族劉玄佐即其舅也事玄佐為州掾累奏試大理評事玄佐卒子士寧被逐弘出汴州為宋州南城將劉全諒時為都知兵馬使貞元十五年全諒卒汴軍懐玄佐之恵又以弘長厚共請為留後環監軍使請表其事朝廷亦以玄佐故許之自試大理評事檢校工部尚書汴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宋亳汴

頫觀察等使時吴少誠遣人至汴密與劉全諒謀因曲環卒襲陳許會全諒卒其人在傳舍弘喜獲節鉞即斬其人以聞立出軍三千助禁軍共討少誠汴州自劉士寧之後軍益驕恣及陸長源遇害頗輕主帥其爲亂魁黨數十百人弘視事數月皆知其人有部將劉鍔者兇卒之魁也弘欲大振威望一日引短兵於衙門召鍔與其黨三百數其罪盡斬之以徇血流道中弘對賓僚言笑自若自是訖弘入朝二十餘年軍衆十萬無敢怙亂

者累授檢校左右僕射司空憲宗即位加同平章事時王鍔檢校司空平章事致書于宰臣武元衡恥在王鍔之下憲宗方欲用形勢以臨淮西乃授以司徒平章事班在鍔上及用嚴綬為招討為賊所敗弘方鎮汴州當兩河賊之衝要朝廷慮其異志欲以兵柄授之而令李光顔烏重胤實當旗鼓乃授弘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令兵部郎中知制誥李程宣賜官告弘實不離理所唯令其子公武率師三千隸李光顔軍弘雖居統帥常不欲

諸軍立功隂為逗撓之計每聞獻捷輒數日不怡其危
國邀功如是吴元濟誅以統帥功加檢校司徒兼侍中
封許國公罷行營都統十四年誅李師道收復河南二
州弘大懼其年七月盡擕汴之牙校千餘人入覲對於
便殿拜舞之際以其足疾命中使掖之宴賜加等預册
徽號大禮進絹三十五萬匹絁三萬匹銀器二百七十
件三上章堅辭戎務願留京師奉朝請詔曰納大忠樹
嘉績為臣所以明極節錫殊寵進高秩有國所以待元

臣況乎邦教誕敷王言總會百辟攸憲四方式瞻永念
于懐久虚其位載揚成命僉曰休哉宣武軍節度副大
使知節度事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
三司守司徒兼侍中使持節汴州諸軍事汴州刺史上
柱國許國公食邑三千户韓弘降神挺材積厚成器中
藴深閎之量外標嚴重之姿有匡國濟時之心推誠不
耀有夷兇禁暴之畧仗義益彰自鎮浚郊二十餘載師
徒稟訓而咸肅吏士奉法而愈明俗臻和平人用庶富

威聲之重隱若山崇屬者淮濆濯征命統羣帥克殄殘孽惟乃有指蹤之功及齊境興妖分師進討遂梟元惡惟乃有畧地之効既聞旋旆俄請執珪深陳魏闕之誠遠繼韓侯之志朝天有慶就日方伸又抗表章固辭戎旅三加敦諭所守彌堅于蕃于宣諒切於注意我弼我輔難違其衷懇式遂良願載兼上司論道之榮因之以齊八政中樞之長昇之以贊萬務玄衮赤舄備于寵光不有其人孰膺斯任可守司徒兼中書令乃以吏部尚

書張弘靖兼平章事代弘鎮宣武憲宗崩以弘攝冢宰十五年六月以本官兼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觀察等使時弘弟充為鄭滑節度使子公武為鄜坊節度使父子兄弟皆秉節鉞人臣之寵冠絶一時二年請老乞罷戎鎮三表從之依前守司徒中書令其年十二月病卒時年五十八贈太尉賻絹二千匹布七百端米粟千碩初弘鎮大梁二十餘載四州征賦皆為已有未嘗上供有私錢百萬貫粟三百萬斛馬七千匹兵械稱是專務

聚財積粟峻法樹威而莊重寡言沈謀勇斷隣封如吳少誠李師道輩皆憚之詔使宣諭弘多倨待及齊蔡賊平勢屈入覲兩朝寵待加等弘竟以名位始終人臣之幸也時公武已卒弘孫紹宗嗣公武自宣武馬步都虞候將兵誅蔡賊平檢校右散騎常侍鄜州刺史鄜坊等州節度使丁所生憂起復金吾將軍仍舊職十四年父弘入朝公武乞罷節度入為右金吾將軍旣而弘出鎮河中季父充移鎮宣武公武歎曰二父聯居重鎮吾以

孺子當執金吾職家門之盛懼不克勝堅辭宿衛改右驍衛將軍性頗恭遜不以富貴自處弘罷河中居永崇里第公武居宣陽里之北門因省父無疾暴卒贈户部尚書充依舅劉玄佐歷河陽𤍠義牙將及凡弘節制宣武召歸主親兵奏授御史大夫弘頗酷法人人不自保充獨謙恭執禮未嘗懈怠繇是偏得士心然以親逼權重常不自安元和六年因獵近郊單騎歸于洛陽時朝廷方姑息弘亦憐充之無異志擢拜右金吾衛將軍十

二月轉大將軍歷少府監十五年代姪公武為鄜坊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長慶二年幽鎮魏復亂朝廷以王承元有冀卒數千在滑州恐封疆相接復相勸誘命充與承元更換所守檢校左僕射是歲汴州節度使李愿被三軍所逐立都將李㝏為留後朝廷以充久在汴州衆心悅附命充為宣武節度使兼統義成之師往討㝏會㝏疽發腦屬兵於紀綱李質質以計誅首亂送㝏歸京師充遂不戰而入大梁時陳許李光顔亦奉詔討㝏

軍於尉氏意欲必先收汴因大肆俘掠汴州監軍使姚文壽亦欲招許下之師充在中年聞其謀率衆徑至城下汴人素懷充來皆踴躍相賀無復疑貳詔加檢校司空詔割潁州隸滑州充既安堵密籍部伍閒得嘗構惡者千餘人一日下令并父母妻子立出之敢逡巡境内者斬自是軍政大理汴人無不愛戴四年八月例加司徒詔未至暴疾卒時年五十五贈司徒謚曰肅充雖内外皆將家素不事豪侈常以簡約自持臨機決策動無

遺悔善將者多之

李質者汴之牙將李岕既為留後倚質為心腹及朝廷以岕為郡守志邀節鉞質勸喻不從會岕疽發首乃與監軍姚文壽謀斬岕傳首京師有詔以韓充鎮汴充未至質權知軍州事使衙牙兵二千人皆日給酒食物力為之損屈充將至質曰若韓公始至頓去二千人日膳人情必大去若不除之後當無繼不可留此弊以遺吾師遂處分停日膳而後迎充召為金吾將軍長慶三年

四月卒

王智興字匡諫懷州溫縣人也曾祖靖左武衛將軍祖懷右金吾衛將軍父縉太子詹事智興少驍銳為徐州衙卒事刺史李洧及李納謀叛欲害洧洧遂以徐州歸國納怒以兵攻徐甚急智興健行不四五日齎表京師求援德宗發朔方軍五千人隨智興赴之淄青圍解自是智興常以徐軍抗納累歷滕豐沛狄四鎮將自是二十餘年為徐將元和中王師誅吳元濟李師道與蔡賊

謀撓沮王師頻出軍侵徐徐師李愿以所部步騎悉委智興以抗之鄆將王朝晏以兵攻沛智興擊敗之賊又令姚海率勁兵二萬圍豐攻城甚急智興復擊敗之於賊壁獲美妾智興懼軍士爭之乃曰軍中有女子安得不敗此雖無罪違軍法也即斬之以徇累官至侍御史本軍都押衙十三年王師誅李師道智興率徐軍八千會諸道之師進擊與陳許之軍大破賊於金鄉拔魚臺俘斬萬計以功遷御史中丞賊平授沂州刺史長慶初

河朔復亂徵兵進討穆宗素知智興善將遷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副使河北行營都知兵馬使初名智興以徐軍三千渡河徐之勁卒皆在部下節度使崔羣慮其旋軍難制密表請追赴闕授以他官事未行會赦王廷湊諸道班師智興先期入境羣頗憂疑令府僚迎勞且誡之曰兵士悉輸甲仗於外副使以十騎入城智興旣首處賔僚聞之心動率歸師斬關而入殺軍中異已者十餘人然後詣衙謝羣曰此軍

情也羣治裝赴闕智興遣兵士援送羣家屬至埇橋遂掠鹽鐵院緡幣及汴路進奉物商旅貲貨率十取七八逐濠州刺史侯弘度弘度棄城走朝廷以罷兵力不能加討遂授智興檢校工部尚書徐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徐泗濠觀察使自是智興務積財賄以賂權勢賈其聲譽用度不足稅泗口以裒益之累加至檢校僕射司空太和初李同捷據滄德叛智興上章請躬督士卒討賊從之乃出全軍三萬自備五月粮餉朝廷

嘉之加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兼滄德行營招撫使初同捷狂悖犯命濟之以王廷湊王師經年無功及智興拔棣州賊大懼諸軍稍務進取以智興首功加守太傅封鴈門郡王賊平入朝上賜宴麟德殿賞賜珍玩名馬進位侍中改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陳許蔡等州觀察使太和七年改授河中尹河中節度晉磁隰觀察等使智興因入朝九年五月改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宋亳汴潁觀察等使開成元年七月卒年七十九贈太尉不視

朝三日葬于洛陽榆林之北原四鎮將校會葬者千人智興九子晏平晏宰晏皐晏實晏恭晏逸晏深晏斌晏韜而晏平晏宰最知名晏平幼從父征伐以討李同捷功授檢校右散騎常侍靈州大都督府長史朔方靈鹽節度丁父憂奔歸洛陽晏平居官貪黷去鎮日擅將征馬四百餘匹及兵仗七千事自衛為憲司所糾減死長流康州以父喪未赴流所告於河北三鎮三帥上表救解請從昭雪改授撫州司馬給事中韋温薛廷老盧弘

宣封還制書改永州司戶韋温又執不下文宗令中使宣諭方行晏牢於昆仲間最稱偉器大中後歷上黨太原節度使扞廻鶻党項屢立邊功晏臯仕至左威衛將軍

史臣曰于燕公以儒家子逢時擾攘不持士範非義非俠健者不為末塗淪躓固其宜矣韓王二帥乘險蹈利犯上無君豺狼噬人鵂鶹幸夜爵禄過當其可已乎謂之功臣恐多慙色

贊曰于子清狂輕犯彛章韓虐王剽專恣一方元和赫斯揮劍披攘擇肉之倫爪距摧藏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七十三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七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七

王翃兄翃　郗士美　李鄘子柱　柱子磎

辛祕　馬總　韋弘景

王彦威

王翃太原晉陽人也兄翃乾元中累官至京兆少尹性

謙柔淡於聲利自商州刺史遷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
度觀察等使入朝充北蕃宣慰使稱職代宗素重之及
即位目為純臣遷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居憲司雖不能
舉振綱條然以謹重知名大歴二年卒翊為侍郎時翃
自折衝授辰州刺史遷朗州有威望智術所莅立名大
歴五年遷容州刺史容管經畧使自安史之亂頻詔徵
發嶺南兵募隷南陽魯炅軍炅與賊戰於葉縣大敗餘
衆離散嶺南谿洞夷獠乘此相恐為亂其首領梁崇牽

自號平南十道大都統及其黨覃問等誘西原賊張侯夏永攻陷城邑據容州前後經略使陳仁琇李抗侯令儀耿慎惑元結長孫全緒等雖容州刺史皆寄理藤州或寄梧州及翃至藤州言於衆曰吾為容州刺史安得寄理他邑乃出私財募將健許奏以好爵以是人各盡力不數月斬賊魁歐陽珪馳於廣州見節度使李勉求兵為援勉曰容州陷賊已久羣獠方强卒難圖也若務速攻祇自敗耳郡不可復也翃請曰大夫如未暇出師

但請移牒諸州揚言出千兵援助兾藉聲勢成萬一之功勉然之翃乃以手札告諭義州刺史陳仁璀藤州刺史李曉庭等同盟約討賊翃復募三千餘人力戰日數合節度使牒止翃用兵翃慮惑將士匿其牒奮起士卒大破賊數萬衆擒其帥梁崇牽賊�數百里外盡復容州故境翃發使以聞奏置順州以遏餘寇前後大小百餘戰生擒賊帥上獻者七十餘人累加銀青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充招討處置使翃又令其將張利用李實

等分兵討襲西原遂收復鬱林諸州部内漸安後因哥舒晃殺節度使吕崇賁嶺南復亂翃遣大將李實悉所管兵赴援廣州西原賊率覃問復招合夷獠曰容州兵馬盡赴廣州郡可圖也於是悉衆來襲翃知其來伏兵禦之生擒覃問其衆大敗代宗聞而壯之遣中使慰勞加金紫光禄大夫時西蕃入寇河中元帥郭子儀統兵備之乃徵翃為河中少尹充節度留後領子儀之務有悍將凌正者横暴擾軍政約其徒夜譟斬關以逐翃有

告者翃縮夜漏數刻以差其期賊驚而遁卒誅正軍城乂安歷汾州刺史京兆尹屬發涇原兵討李希烈軍次滻水翃備供頓肉敗糧臭衆怒以叛翃奔至奉天加御史大夫改將作監從幸山南車駕還京改大理卿出為福州刺史福建觀察使入為太子賓客貞元十二年檢校禮部尚書代董晉為東都留守判尚書省事東畿汝防禦使凡開置二十餘屯市勁觔良鐵以為兵器簡練士卒軍政頗修無何吳少誠阻命翃賦車籍甲不待完

繕東畿之人賴之十八年卒時七十餘贈禮部尚書
郗士美字和夫高平金鄉人也父純字高卿爲李邕張
九齡等知遇尤以詞學見推與顔真卿蕭穎士李華皆
相友善舉進士繼以書判制策三中高第登朝歷拾遺
補闕員外郎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處事不迴爲元載
所忌魚朝恩署牙將李琮爲兩街功德使琮暴横於銀
臺門毀辱京兆尹崔昭純詣元載抗論以爲國恥請速
論奏載不從遂以疾辭退歸東洛凡十年自號伊川田

父清名高節稱於天下及德宗即位崔祐甫作相召拜左庶子集賢學士到京以年老乞身表三上除太子詹事致仕東歸洛陽德宗召見屢加褒歎賜以金紫公卿大夫皆賦詩祖送於都門搢紳以為美談有文集六十卷行於世士美少好學善記覽父友顔真卿蕭頴士輩嘗與之討論經傳應對如流既而相謂曰吾曹異日當交於二郗之間矣未冠為陽翟丞李抱真鎮潞州辟為從事雅有衆贊之績其後易二帥皆詔士美佐之由坊

州刺史為黔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持節黔中經畧招討觀察鹽鐵等使時溪州賊帥向子琪連結夷獠控據山洞衆號七八千士美設竒畧討平之詔書勞慰加檢校右散騎常侍封高平郡公再遷京兆尹每别殿延問必咨訪大政出為鄂州觀察使貞元十八年伊慎有功特授安黄節度二十年慎來朝其子宥主留事朝廷未能去會宥母卒於京師利主軍權不時發喪士美命從事託以他故過其境宥果迎之告以凶問先備肩藍即日

遣之元和五年拜河南尹明年三月檢校工部尚書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昭義節度前政之豐給浮費至皆減損號令嚴肅及朝廷討王承宗士美遣兵馬使王獻領勁兵一萬為前鋒獻兇惡恃亂逗撓不進遽令召至數其罪斬之下令曰敢後出者斬士美親鼓之兵旣合而賊軍大敗下三營環栢鄉屢以捷聞上大悦曰吾故知士美能辦吾事于時四面七八鎮兵共十餘萬以環鎮兾未有首功多犯法士美兵士勇敢畏法威聲甚振

承宗大懼指期有破亡之勢會詔班師至今兩河間稱之十二年以疾徵為工部尚書稍間拜忠武節度使檢校刑部尚書至鎮踰月寢疾元和十四年九月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景士美善與人交然諾之際豁如也當時名稱翕然

李鄘字建侯江夏人北海太守邕之姪孫父暄官至起居舍人鄘大歷中舉進士又以書判高等授祕書正字為李懷光所辟累遷監察御史及懷光據蒲津叛鄘與

母妻陷賊中恐禍及親因僞白懷光曰兄病在洛請母往視之懷光許焉且戒妻子無得從鄘皆遣行後懷光知責之對曰鄘名隷軍籍不得隨侍老母奈何不使婦隨姑行也懷光無以罪之時與故相高郢同在賊廷乃密奏賊軍虛實及攻取之勢德宗賜手詔以勞之後事泄懷光嚴兵召郢與鄘詰責鄘詞激氣壯三軍義之懷光不敢殺囚之獄中懷光死馬燧就獄致禮表為河東從事尋以言不行歸養洛中襄州節度使嗣曹王臯致

禮延辟署從事奏兼殿中侍御史入為吏部員外郎徐州張建封卒其子愔為將校所迫俾領軍務詔擇臨難不懾者即其軍以諭之遂命鄘為徐州宣慰使鄘直抵其軍召將士傳朝旨陳禍福脫監軍使桎梏令復其位兇黨不敢犯及愔上表稱兵馬留後鄘以為非詔令所加不宜稱號立使削去方受其表遷吏部郎中順宗登極拜御史中丞遷京兆尹尚書右丞元和初以京師多盜復選為京兆尹擒奸禁暴威望甚著尋拜檢校禮部

尚書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是鎮承前命帥多用武將有神策行營之號初受命必詣軍修謁鄘既受命表陳其不可詔遂去神策行營字但為鳳翔隴右節度未幾遷鎮太原入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諸道鹽鐵轉運使五年冬出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鄘前在兩鎮皆以剛嚴操下遽變舊制人情不安故未幾即改去至淮南數歲就加檢校左僕射政嚴事理府廩充積及王師征淮夷鄆冦李師道表裏相援鄘發楚壽

等州二萬餘兵分壓賊境日費甚廣未嘗請於有司時
憲宗以兵興國用不足命鹽鐵副使程异乘驛諭江淮
諸道俾助軍用鄘以境内富實乃大籍府庫一年所蓄
之外咸貢於朝廷諸道以鄘為倡首悉索以獻自此王
師無匱乏之憂先是吐突承璀監淮南軍貴寵莫貳鄘
亦以剛嚴素著而差相敬憚未嘗稍失承璀歸遂引以
為相十二年徵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鄘出入顯重素
不以公輔自許年侵勢過頗安外鎮登祖筵聞樂而泣

下曰宰相之任非吾所長也行頗緩至京師又辭疾歸第旣未朝謁亦不領政事竟以疾辭改授戶部尚書俄換檢校左僕射兼太子賔客分司東都尋以太子少傅致仕元和十五年八月卒贈太子太保謚曰肅鄘强直無私飾與楊憑穆質許孟容王仲舒友善皆任氣自負然鄘當官嚴重為吏以峻法立操所至稱理而剛決少恩鎮揚州七年令行禁止擒擿生殺一委軍吏叅佐束手居人頗陷非法物議以此少之子柱官至浙東觀察

使柱子磎字景望博學多通文章秀絶大中十三年一
舉登進士第歸仁晦鎮大梁穆仁裕鎮河陽自監察殿
中相次奏為從事入為尚書水部員外郎累遷吏部郎
中兼史館修撰拜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廣明中分司洛
下遇巢讓之亂逃於河橋光啓中避亂淮海有偽襄王
詔命磎皆不從王鐸鎮滑臺杖策詣之鐸表薦于朝昭
宗雅重之復召入翰林為學士拜户部侍郎遷禮部尚
書景福二年十月與韋昭度並命中書門下平章事宣

制曰水部郎中知制誥劉崇魯掠其麻哭之奏云李磎姧邪挾附權倖以忝學士不合為相時宰臣崔昭緯與昭度及磎素不相恊密遣崇魯沮之也乃左授太子少師磎因上十章及納諫論三篇自雪且數崇魯之惡議者重其才而鄙其訟昭宗素愛其才而急於大用至乾寧初又上第十一表乃復命為相數月與昭度同為王行瑜等所殺磎自在臺省聚書至多手不釋卷時人號曰李書樓所撰文章及注解書傳之闕疑僅百餘卷經

亂悉亡王行瑜死德音昭雪贈司徒謚曰文子沆字東濟有俊才與父同日遇害詔贈禮部員外郎

辛秘隴西人少嗜學貞元年中累登五經開元禮科選授華元尉判入高等調補長安尉高郢為太常卿嘉其禮學奏授太常博士遷祠部兵部員外郎仍兼博士山陵及郊丘二禮儀使皆署為判官當時推其達禮元和初拜湖州刺史未幾屬李錡命將收支郡遂令大將監守五郡蘇常杭睦四州刺史或以戰敗或被拘執賊黨

以秘儒者甚易之秘密遣衙門將丘知二勒兵數百人候賊將動逆戰大破之知二中流矢墜馬起而復戰斬其將焚其營一州遂安賊平以功賜金紫由是僉以秘材堪將帥及太原節度范希朝領全師出討王承宗徵秘為河東行軍司馬委以留務尋召拜左司郎中出為汝州刺史九年徵拜諫議大夫改常州刺史選為河南尹莅職修政有可稱者十二年拜檢校工部尚書代郗士美為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昭義軍節度

澤潞磁洺邢等州觀察使是時以再討王承宗澤潞墜境凋費尤甚朝議以兵革之後思能完復者遂以命秘凡四歲府庫積錢七十萬貫餱糧器械稱是及歸道病先自為墓誌將歿又為書一通命緘致几上其家發之皆送終遵儉之旨久歷重任無豐財厚產為時所稱元和十五年十二月辛年六十四贈左僕射謚曰昭

馬總字會元扶風人少孤貧好學性剛直不妄交遊貞元中姚南仲鎮滑臺辟為從事南仲與監軍使不叶監

軍誣奏南仲不法及罷免總坐貶泉州別駕監軍入掌
樞密福建觀察使柳冕希旨欲殺總刺史穆贊鞫總贊
稱無罪總方免死後量移恩王傅元和初遷虔州刺史
四年兼御史中丞充嶺南都護本管經畧使總敦儒學
長於政術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撓夷獠便之於漢所立
銅柱之處以銅一千五百斤特鑄二柱刻書唐德以繼
伏波之迹以綏蠻功就加金紫八年轉桂州刺史桂管
經畧觀察使入為刑部侍郎裴度宣慰淮西奏為制置

副使吳元濟誅度留揔蔡州知彰義軍留後尋檢校工部尚書蔡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淮西節度使總以申光蔡等州久陷賊寇人不知法威刑勸導咸令率化奏改彰義軍曰淮西賊之偽迹一皆削盪十三年轉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陳許溵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明年改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十四年遷檢校刑部尚書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鄆曹濮等州觀察等使就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入為戶部尚書長慶三年卒贈右

僕射揔理道素優軍政多暇公務之餘手不釋卷所著

奏議集年歴通歴子鈔等書百餘卷行於世

韋弘景京兆人後周逍遙公敻之後祖嗣立終宣州司

戸父堯終洋州興道令弘景貞元中始舉進士為汴州

浙東從事元和三年拜左拾遺充集賢殿學士轉左補

闕尋召入翰林為學士普潤鎮使蘇光榮為涇原節度

使弘景草麻漏叙光榮之功罷學士改司門員外郎轉

吏部員外左司郎中改戸部度支郎中張仲方貶李吉

甫謚上怒貶仲方弘景坐與仲方善出為綿州刺史宰相李夷簡出鎮淮南奏為副使賜以金紫入為京兆少尹遷給事中劉士涇以駙馬交通邪倖穆宗用為太僕卿弘景與給事薛存慶封還詔書論士涇曰伏以司僕正卿位居九列在周之命伯冏其人所以惟月膺名象河稱重漢朝亦以石慶之謹愿陳萬年之行潔皆踐斯職謂之大寮今士涇戚里常人班叙散秩以父任將帥家富貲財聲名不在於士林行義無聞於朝野忽長卿

寺有瀆官常以親則人物未賢以勲則寵待常厚今叨

顯任誠謂謬官傳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蓋士涇之謂

臣等職司違失實在守官其劉士涇新除太僕卿勑未

敢行下穆宗遣宰臣宣諭弘景等固執如前宰臣不得

已改衛尉少卿穆宗復遣諭弘景曰士涇父昌有邊功

士涇為少列十餘年又尚雲安公主宜有加恩朕思賞

勞睦親之意竟行前命穆宗怒乃令弘景使安南邕容

宣慰時論翕然推重時蕭俛以清直在位弘景議論常

所輔助遷刑部侍郎轉吏部侍郎銓綜平允權邪憚其嚴勁不敢干以非道掌選二歲改陜虢觀察使歲滿徵拜尚書左丞駮吏部授官不當者六十人弘景素以鯁亮稱及居綱轄之地郎吏望風修整會吏部員外郎楊虞卿以公事為下吏所訕獄未能辨詔下弘景與憲司就尚書省詳讞虞卿多朋游人多嚮附之弘景素所不悦時已請告在第及準詔就召以公服來謁弘景謂之曰有勑推公虞卿失容自退轉禮部尚書充東都留守

判東都尚書省事繕完宮室至今賴之大和五年五月卒年六十六贈尚書左僕射弘景歷官行事始終以直道自立議論操持無所阿附當時風教尤為倚賴自長慶已來目為名卿

王彥威太原人世儒家少孤貧苦學尤通三禮無由自達元和中遊京師求為太常散吏卿知其書生補充檢討官彥威於禮閣掇拾自隋已來朝廷沿革吉凶五禮以類區分成三十卷獻之號曰元和新禮繇是知名特

授太常博士憲宗晏駕未定謚淮南節度使李夷簡以
憲宗功高列聖宜特稱祖禰宗下禮官議彦威奏曰據
禮經三代之制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外又祖有
功而宗有德故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
湯周人郊祀后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自東漢魏晉漸違
經意沿革不一子孫以推美為先自始祖已下並有建
祖之制蓋非典訓不可法也國朝祖宗制度本於周禮
以景皇帝為太祖又祖神堯而宗太宗自高宗已降但

稱宗謂之尊名可為成法不然則太宗造有區夏理致
昇平𤣥宗掃清内難翊戴聖父肅宗龍飛靈武收復兩
都此皆應天順人撥亂返正至於廟號亦但稱宗謹按
經義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故傳曰始封必為祖書曰德
高可宗故號高宗今宜本三代之定制去魏晉之亂法
守貞觀開元之憲章而擬議大名垂以為訓大行廟號
宜稱宗制從之故事祔廟之禮先告於太極殿然後奉
神主赴太廟祔禮畢不再告於太極殿時憲宗祔廟禮

畢執政詳舊典令有司再告祔享禮畢于太極殿彥威執議以為不可執政怒會宗正寺進祝版誤以憲宗為睿宗執政銜其強奏祝版參差博士之罪彥威坐削一階奪兩季俸彥威殊不低廻每議禮事守正不阿附君子稱之累轉司封員外郎中弘文館舊不置學士文宗特置一員以待彥威尋使魏博宣慰特賜金紫五年遷諫議大夫朝廷自誅李師道收復淄青十二州未定戶籍乃命彥威充十二州勘定兩稅使朝法振舉人不以

為煩以本官兼史館修撰彥威通悉典故宿儒碩學皆讓之時以僕射上事儀注前後不定中丞李漢奏定朝議未以為允中書門下奏請依元和七年已前儀注左右僕射上日請受諸司四品六品丞郎已下拜彥威奏論曰臣謹按開元禮凡受冊官並與卑官荅拜國朝官品令三師三公正一品尚書令正二品並是冊拜授官上之日亦無受朝官再拜之文僕射班次三公又是尚書令副貳之職雖端揆之重有異百寮然與羣官比肩

事主禮曰非其臣即荅拜之又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
尊家臣以避君也即僕射上日受常叅官拜事頗非儀
况元和七年已經奏議酌為定制編在國章近年上儀
又有受拜之禮禮文乍變物論未安請依元和七年敕
為定時李程為左僕射宰執難於改革雖不從其議論
者稱之興平縣人上官興因醉殺人亡竄吏執其父下
獄興自首請罪以出其父京兆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
鼎以其首罪免父有光孝義請減死配流彦威與諫官

上言曰殺人者死百王共守若許殺人不死是教殺人興雖免父不合減死詔竟許決流彦威詣中書投宰相面論語訐氣盛執政怒左授河南少尹未幾改司農卿李宗閔重之既秉政授青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平盧軍節度淄青等觀察使開成元年召拜户部侍郎尋判度支彦威儒學雖優亦勤吏事然貨泉之柄素非所長性既剛訐自恃有餘嘗紫宸廷奏曰臣自計司按見管錢穀文簿皆量入以為出使經費必足無所刻削且百

口之家猶有歲蓄而軍用錢物一切通用悉隨色額占定終歲支給無毫釐之差儻臣一旦愚迷欲自欺竊亦不可得也名曰度支占額圖既而又進供軍圖曰起至德乾元之際迄於貞元元和之初天下有觀察者十節度二十有九防禦者四經畧者三掎角之師犬牙相制大都通邑無不有兵都計中外各額至八十餘萬長慶戶口凡三百三十五萬而兵額約九十九萬通計三戶資一兵今計天下租賦一歲所入摠不過三千五百餘

萬而上供之數三之一焉三萬之中二給衣賜自留州留使兵士衣賜之外其餘四十萬衆仰給度支伏以時逢理安運屬神聖然而兵不可弭食哉惟時憂勤之端兵食是切臣謬司邦計虔奉睿圖輒纂事功庶裨聖覽又纂集國初已來至貞元帝代功臣如左氏傳體叙事號曰唐典進之彦威既掌利權心希大用時内官仇士良魚弘志禁中用事先是左右神策軍多以所賜衣物於度支中估判使多曲從厚給其價開成初有詔禁止

然趨利者猶希意從其請託至是彦威大結私恩凡内官請託無不如意物議鄙其躁妄復修王播舊事貢奉羡餘殆無虚日㑹邊軍上訴衣賜不時兼之朽故宰臣惡其所為令攝度支人吏付臺推訊彦威畧不介懷入司視事及人吏受罰左授衛尉卿停務方還私第三年七月檢校禮部尚書代殷侑為許州刺史充忠武軍節度陳許溵觀察等使㑹昌中入為兵部侍郎歴方鎮檢校兵部尚書卒贈僕射諡曰靖

史臣曰世以治軍戎決權變非儒者之事而王翃郗士美釋縫掖之儒衣奮將軍之旗鼓俾士赴湯火威振藩籬何其壯也所謂非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二子遭遇英主伸其効用宜哉李建侯不屈於賊庭馬會元見伸於貝錦臨危挺操所謂貞臣將相之榮固其宜矣辛潞州之特達韋僕射之峻整王尚書之果敢皆一時之偉器也若以道自牧求福不回即能臣也而彥威欲為巧宦不亦疎乎

贊曰見危致命臨難不恐士美建侯仁者之勇弘景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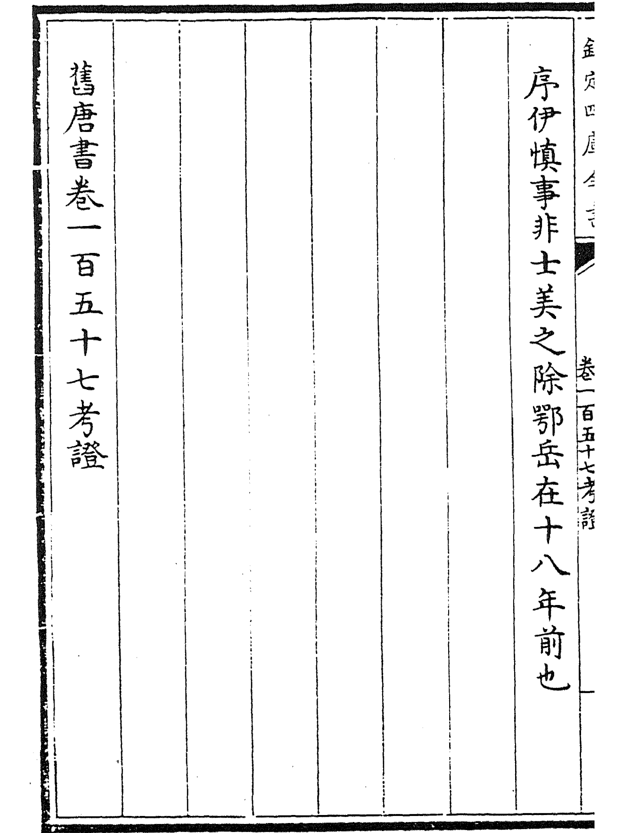
離駮正黄扉貪名喪道狂哉彦威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七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七考證

王翃傳兄翊自商州刺史遷山南東道節度觀察等使○沈炳震曰按本紀自至德至上元山南東道為魯炅來瑱史翽無王翊也疑是副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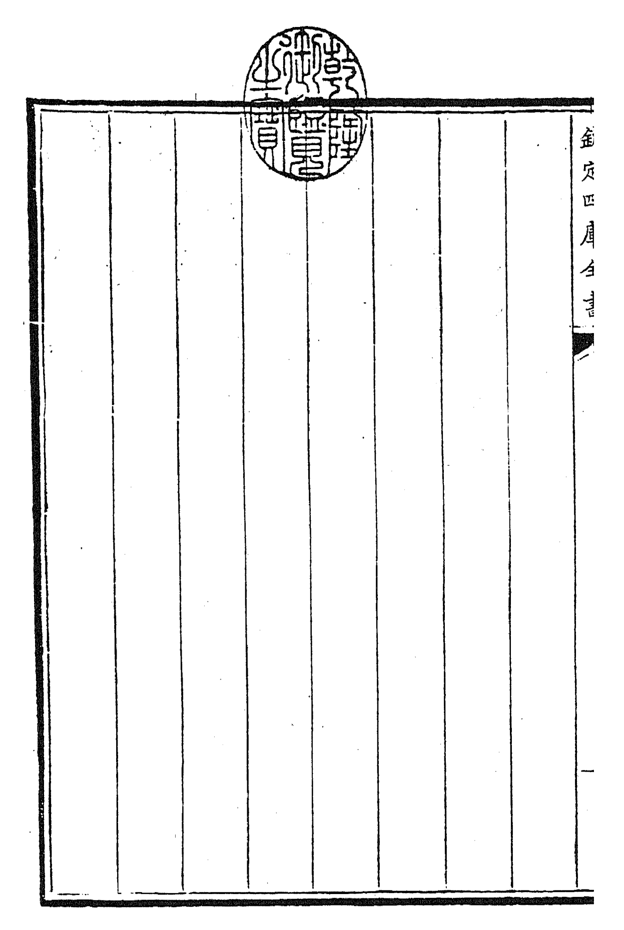
郄士美傳出為鄂州觀察使貞元十八年伊慎有功特授安黃節度○沈炳震曰本紀貞元二十年士美自房州除黔中其拜鄂岳也本紀無文然以時推之當在元和三年韓臯遷浙西之後此貞元以下文乃追



序伊愼事非士美之除鄂岳在十八年前也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七考證

謹案卷一百五十七第十二頁後八行改戸部度支郎中刋本戸訛吏據本書職官志及唐六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蔣維堅